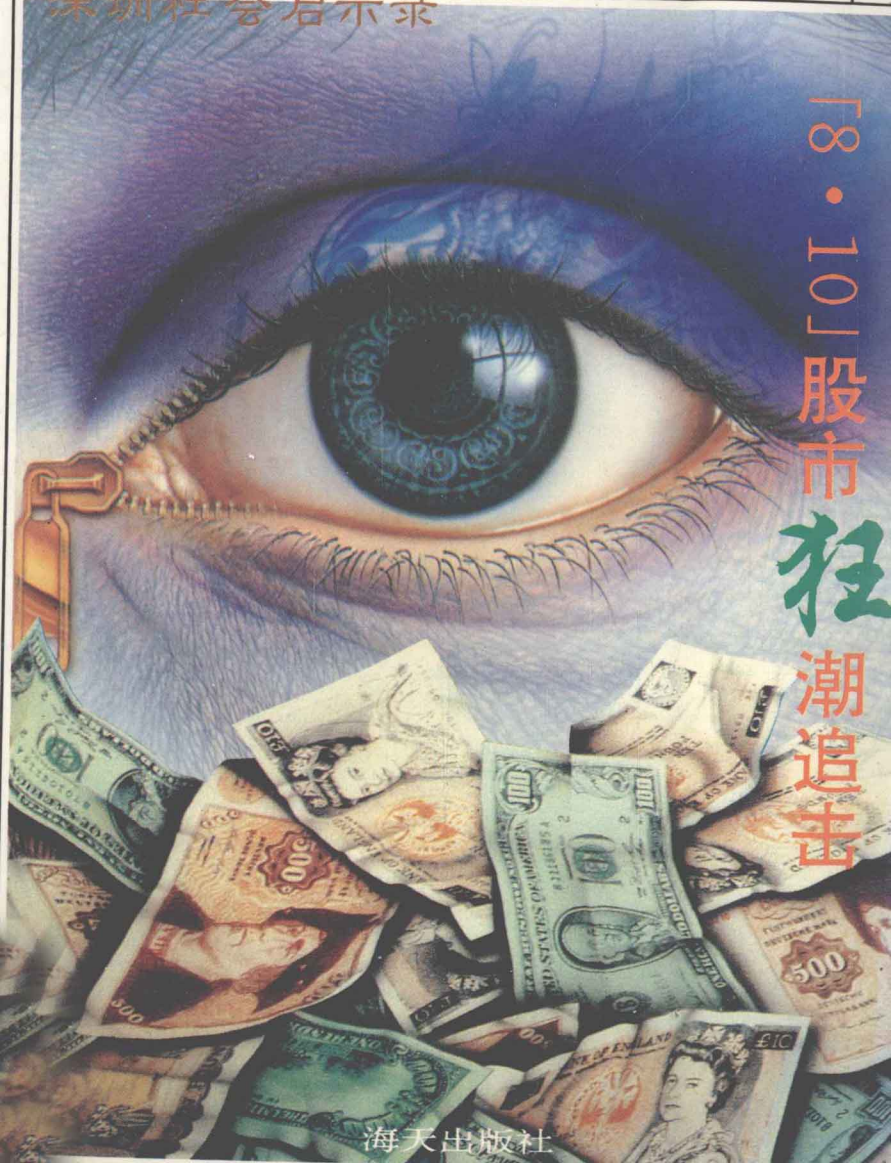


理性的复归

杨群 著

深圳社会启示录

[8·10] 股市
狂
潮
追
击



海天出版社

深圳社会启示录(纪实文学系列之一)

理性的复归

——“8·10”股市狂潮追击

杨 群 著

海天出版社
(中国·深圳)

粤新登字 10 号

责任编辑 曾凡益

装帧设计 赵学青

理性的复归

——“8·10”股市狂潮追击

杨 群 著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国·深圳)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中山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张 5 字数 100 千字

1993 年 6 月第 1 版 199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ISBN 7-80542-681-3/1·165

定价:5.60 元

深圳社会启示录(纪实文学系列)

主 编：杨作魁 曾凡益

图书特色：推介深圳热点 实录特区真情
横断社会丑恶 褒扬人间正气

内容提示：

《理性的复归——“8.10”股市狂潮追击》

金钱的魔力，驱使数十万人涌上街头，相互争斗。有人贬斥他们是丧失理智，行为返祖；也有人褒扬他们是驾驭时局的弄潮儿，为精明之举。股市狂潮的是与非、功与过，固然还有待历史定评，但它为股份制企业插翅添翼，给一部分人带来丰厚的实惠，乃是十分清楚的。

《都市浪漫曲——特区歌舞厅内幕》

深圳特区歌舞厅内，五光十色，扑朔迷离。它既是艺术家们献歌献舞的文艺舞台，又是深圳市民调节紧张生活的娱乐场所；它既是万千青年临工丰富工余生活的好去处，又是少数不法分子寻欢、肇事的发生地。欢乐背后有哀怨，云团前面是撒满金晖的阳光。

《暴涨的身价——深圳房地产热探秘》

炒卖房地产，被人们认为是当今最快最易最无风险的发财之路。于是，从深圳开始，迅速扩展到全国各大中城市，涌现了一批专事倒卖房地产的“炒爷”。他们用自己的甜酸苦辣，编织了一串串传奇和幻想、故事与现实，有的终于成

了身价暴涨的“大亨”。其秘诀，尽在书中。

《黄金街寻梦——“中英街”时空跨越》

祖国的神圣领土，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这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屈辱。在近百年中，沙头角“中英街”，两种制度、两种势力大搏杀。人们送走了葬身大海的逃亡历史，迎来了黄金满街的辉煌现实。

《铁血雄关——海陆空缉私档案》

辽阔而漫长的边防线，神秘又庄严。走私与缉私、偷渡与反偷渡，在空中、地面及海上进行，使得国门内外“无声的战斗”更具复杂性和艰巨性。这里有美与丑的较量，有正义与邪恶的搏斗，有生死予夺的抗争……

《人性的超越——100万临工大扫描》

100万有志青年，冲破种种世俗偏见，从祖国的大江南北奔赴南国边陲，投身经济特区建设，掀起了当代中国一股“人口大迁徙”的热浪。这些被称作打工仔打工妹的青年临工，以他们的奉献精神 and 辉煌业绩，展示了自身的生命价值，揭示了青年的人生真谛。

目 录

第一章 抵不住的诱惑	(1)
第一节 广角镜	(2)
第二节 初尝禁果	(14)
第三节 走出伊甸园	(22)
第二章 机会与危机	(29)
第四节 一张 K 线图	(29)
第五节 两种市势	(33)
第六节 三个大王	(43)
第三章 相信广告也相信忠告	(57)
第七节 行家不如炒家、藏家吗	(57)
第八节 一个奇异的不等式	(66)
第九节 两头都吃的人	(77)
第四章 也有尴尬与遗憾的时候	(83)
第十节 茫茫“原野”起风波	(84)
第十一节 “8·10”狂潮追击	(101)
第十二节 一位业余炒家如是说	(116)
第五章 超越冷与热的思考	(125)
第十三节 现实的魅力	(125)
第十四节 血的警醒	(132)
第十五节 涨与落的启示	(138)
后记	(148)

美国前总统罗斯福说道：

“一个明摆着的事实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赤裸裸的投机诱人无比，它简直是赌博，以致精于此道的人和对此一窍不通的人，都想碰碰运气。”

——代题记

第一章 抵不住的诱惑

乍然间，一个幽灵在深圳泛起，飘飘忽忽地，徘徊于华南，聚合于华东，爆炸在整个中华大地——

股票！股票！还是股票！

有人说，深圳人没有不谈股票的；也有人讲，不谈股票的不是深圳人！

股票令很多很多的人丧失了理智，股票使更多更多的深圳人清醒了头脑，振奋了精神。

夸大其词乎？言过其实——

第一节 广角镜

历史不需要重复。但是，重复的历史更能让人看清今天，透视未来。好在科学昌明的现在，重复历史已经不需要只凭记忆。这里，我有几本陈年录相带，不妨就掀动电钮，开动那部已经有些过时了的录相机——

镜头之一：万人空巷抢签表

公元 1991 年 11 月 9 日，午时刚过，深圳市多家银行的门口便开始人头涌动，而且渐渐地汇点为流，至 5 时许，“人龙”已经塞满了全市 291 个负责派发认购新股票申请表的金融网点，淤住了几十条宽阔的长街大道……

、这是深圳建市以来第一次破天荒的大行动！

深圳市即将有 11 家公司的新股票上市，谁都说，只要能买到第一手新股，就保证能发一笔大财。为了防止徇私舞弊，深圳市政府决定，11 月 10 日开始派发新股认购申请表，凭年满 18 岁以上的居民身份证领表，凭表抽签中号认购股票。还规定每张身份证只能领取一张申请表，每一个排队者持有的身份证最多不得超过 5 张。

顿时，犹如 7 级以上的大地震，不仅震荡了整个深圳，而且波及华东、华西、华北、东南、西北……到处都有打电话的人，到处的电话都有人打，一个个握着话筒，对着五湖四海声嘶力竭地喊：“赶快寄身份证来！”一个个邮

局，忽然间都成了海湾战争的伊拉克，每天被 F25 战机投下炸弹般袭来的一包包身份证，炸得天旋地转。邮递员日夜加班，标有“特快专递”标志的汽车满街奔驰。偏偏此时，全市的自动电话得了“精神分裂症”。因为机器超负荷运转，电脑不得不采取自我保护措施：只能打进不能打出！于是，有人干脆坐上飞机，腾云驾雾打回老家收身份证，塞满了一个麻袋、一个麻袋……

是次，有关部门为了缓和供需矛盾，光申请表就印了 300 万张，这对于只有 45 万常住户口的深圳市市民来说，即使加上 20 万外来身份证，也是绰绰有余的。然而，性急的认购者唯恐落在他人之后，竟然提前一天就挑着凳子、提着坐垫排队来了。10 日凌晨，291 条“长龙”，有的沿街笔直延伸了一两公里，有的依路拐弯绕过十几座大型建筑物。那“人龙”中，有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有怀抱婴儿的少妇，有交替排队的中年妇女。为了熬过长夜，有人借着路灯看小说，有人下象棋，有人搓起了麻将，有人则支起铁架子床当街睡觉。有的干脆搬来“雇佣军”，以 50 元、100 元、200 元等不同价格，雇请外来临工排队……

是夜，寒流南下，北风呼啸，多少人被冻得嘴唇青紫，上牙直磕下牙，可心里还是热得象团火。

300 万张表，将会有 10 万人中签，中签率是 3.6%，也就是说，100 个参加抽签者，将会有 3.6 个是幸运儿。每个幸运儿将可认购 2000 股的股票，如果每股赚 10 元以上，那么，2000 股就是 2 万元呀！一夜之间，就可以成为“万元户”了，谁不想碰碰运气？谁不兴奋若狂呢！

10日清晨7时45分,各金融机构分别在监察人员的监督下,从金库中取出申请表,开封验收,8时正向排队认购者凭其身份证发放,监督的严密程度不亚于高考考场,排队者鱼贯而入,手舞足蹈而出,扬着新领到的表格迫不及待地趴在台阶上,草地填了起来……

这一天,全市有60万人左右领取了200多万张认购申请表,其中有40多万人是彻夜排队的。有关部门为维持秩序,保卫治安,曾动员了3000多的公安、工商、监察人员通宵执勤,市长、市委书记、公安局长都亲自上街巡逻。奇怪的是,在这两天两夜中,社会治安竟然出奇的好,全市除一宗不严重的交通事故外,没有发生一起刑事案件。不少人开玩笑地说:“连暗娼和小偷都忙着领表去了。”

镜头之二:“黄牛党”杀入交易场

1992年,晚春初夏,深圳的股市在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和熙春风催动下,股价上扬,指数节节攀升:100点、150点、200点……到了3月16日,居然突破了300点大关。股市欣欣向荣的发展势头紧紧地攫住了老股民,也吸引了许许多多的新股民。3月份以来,平均每天到证券登记公司开户办理股东代码卡的人,都在3000户以上,到5月底,登记开户的机构和个人达37万户,比上一年增加了17万户。这些人大都即开户即入市,有的甚至一天要入市两三次,无疑,这已经给股市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当时,全市仅仅只有15家证券交易点呀!

37 万户,15 家交易点!这是两个绝对不平衡的数字!平均每个交易点每天得容下将近 2.5 万户。而且实际上,每个交易点每天最大的工作量却办不完 300 户。有什么办法?只好排长龙来解决了:“先来先登记,后来对不起。”

要在明天买(卖)入(出)股票者,今天中午,有的上午就得到证券点排队领号,领了号者,每两个小时点一次名,有哪一次缺席,即当场勾掉。于是,谁也不敢走开。每个证券交易点,每天早晨,都在进行着一场场紧张而又激烈的“战争”。

你看,天刚麻麻亮,本来已处于暂时静止状态的人龙便蓦地骚动起来。有的人刚刚站起就往前冲,有的人眼睛还没睁开就朝里挤。还有的早就存心趁乱插入,你推我拥,你叫我嚷。乱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保安员不得不把拉起的铁闸重又放了下来,只留一个小小的铁门,而且从门边拉出一根长长的绳子,直延伸到街上,要求每个人都摸着绳子,一个挨一个地依次前行。可是,这办法很快就不灵了,不一会绳子被扯断,人又乱成了一锅粥。这回只好动真格的,从头开始,一人搭着一人的肩膀,要是怕松了手,干脆揽住前面那人的腰。平时穿一身皮尔卡丹西服,沾上一点灰尘也心疼不已的绅士,此时任由一双双的油手、汗手在上面游弋;往日里走在街头,一双丹凤眼翻到额头上的靓女,此刻由着一双双粗手、茧手揽其蜂腰;往日里即使被那个男人多看了一眼,也会在心里咒着人家花心的淑女,今番竟然将自己的纤手搭在前面那汉子的肩上,任由自己的玉乳尖尖地顶磨在对方的黑脊背上。水

银泻地般活泼流动的，唯有小商小贩了。一排队，吃不了饭，喝水也困难，真是随行入市，一瓶矿泉水 10 元，一个往日里几元钱的饭盒现在价格翻了几倍……一切的人都想着赚钱，一切的人都在赚着钱。

对于那些没有资本买股票，也没有牌照做小贩的“打工仔们”，也来凑上热闹，他们有的是体力，也有时间，干脆专门干起排队卖号的营生。他们有的有组织，有的单独行动，彻夜彻日地在交易所门口守候排队，领到“号”后将自己的“位”子卖出。一个位有的卖 50 元，有的卖 200 元，最高的甚至达 500 元。这对于那些有职业者，确实又腾不出时间，或者体力不支、精力不济的炒友们来说，200、500 又算什么呢？你情我愿，这“生意”慢慢就做大了。“打工仔”于是变成了“排队精”。有的人甚至又当起了“工头”，把分散的“排队者”组织起来，买通保安，“放号”、“卖号”、“吃号”，他们自称“黄牛党”，说是成群结队的，以此显示本帮的实力，以免被人轻易挤跨、清队。

湖南籍的吴某，最初也仅仅是个普普通通的“代客排队者”，他一边充当家庭教师，一边干起这个“自由职业”。刚来时，他就在亲戚驾驶的货车上过夜，现在他住进了 6 人一间的铁皮房。对于靠老老实实排队，辛辛苦苦争取一份 150 元的“劳务费”，他感到心安理得。他本想就这样排下去、赚下去。可是不几天，他的美梦便破灭了。他排队的时候，不是被人无端地挤出队伍，就是被人莫名其妙地揍一顿；卖号的时候，则常常被同行抢先或被压价。他开始感到了孤掌难鸣，“独立大队”打不了胜仗。于是，便也

纠合了一帮人，自己当个小头头，反而连队也不用亲自去排了。

这一帮帮的“黄牛党”，多数是盲流人员。他们文化素质低，对股市运作的有关规定一无所知，但却控制了股票买卖的部分窗口。他们欺行霸市，打架斗殴，严重扰乱市场秩序。某证券所曾出现七八名“黄牛”轮流排队、“加塞”、卖位，使后面的排队者无法接近窗口的情形。有一个证券点则一度成了一伙同地域人士的地头，他们在排队登记时寻衅闹事，没领到号码就找登记号码的经济警察或保安员纠缠不休，保安员和“经警”也拿他们无可奈何。一位四川口音的“黄牛党”成员，居然当众对“客户”说：“明早7点半找我，买进卖出的位子都有，别看我们现在排在后面，明早证券交易所门一打开我就有办法到前面去了。”他甚至声称：“除了公安局的，我们谁都不怕，我们有40多人哩，谁能打过我们？”

事情的发展，终于酿成血案。

那是1992年的5月5日上午，安徽籍无业人员闻光华，奉老乡李忠（原安徽某公司驻深办事处工作人员）之命，到红岭大厦中行证券交易所办理股票交割手续。闻在往前插队时，被一帮自称“黄牛党”的人阻拦。这伙人说：“要插队必须先交100元。”闻不肯，双方引起争吵。闻势单力薄，被推出圈外。闻出来向李忠报告，说身份证在推打中丢失了。李便从环宇证券交易所前叫上几个安徽籍无业人员到红岭大厦证券点，声言：“你是黄牛党，我还是水牛党呢！今日就是要来斗斗，看谁的头硬角长。”一帮人

冲上去，捉了对方一个矮子便扣为人质，令对方拿出1000元作抵押，交出证件才退钱。两牛党各不相让，拔刀以对，混战中，终于一个心口挨了一刀，送往医院途中死亡，另一个则受了重伤。当公安局把这伙人拘捕的时候，他们还口口声声地说：“我们只是替人排队买股票的呀！”

镜头之三：市长专线电话忙

嘟……嘟……

未等第二声电话的蜂鸣器响过，深圳市副市长张鸿义便“咯”地一声摘下耳机：

“喂，我是张鸿义，您，请讲！”

“噢！张市长，你好！我是原野公司股民，请问原野公司的官司打得怎么样了，他们的股价什么时候能放开……”

市证券公司副总经理王健，刚刚拿起话筒，对方便焦急地喊了起来：“243999吗？喔，你就是243999！贵姓呀！我找张市长……”

对方的声音很大，震得嗡嗡直响，王健不得不把听筒拿开一点点：“张副市长正在接电话，我是市证券公司副总经理王健，你有什么事，能向我反映吗？喏……要不，我请市人民银行王行长同你讲？”在征得对方同意以后，王健把话筒递给了身边的王行长。

时间：1992年5月27日。

地点：深圳市人民政府市长专线电话办公室。

自从股市进入牛市以来，市长专线电话每天都要接

到数以百计的股民打来的电话。他们或咨询信息，或提建议，或直接告状。但因每天值班的市长(副市长)分管工作不同，对证券市场管理问题不一定了解、掌握，往往不能对股民提出的问题即复即办。为了沟通市政府和广大股民的联系，加快办事速度，市政府决定把今天作为直接倾听市民对于股市意见的特别工作日，要求证券市场的有关管理部门，一并到位，现场办公，“走向前台”和全市股民直接对话。消息已经在3天以前的报纸上公告，宗旨是：直接倾听股民意见，完善证券市场管理。

清晨8时，8部专线电话几乎同时响起，开始对话。

嘟嘟的电话声，把股票交易场的喧哗热浪带进了威严静谧的政府机关大楼。

“股市过热？多少度算热？‘大暑之后有大寒’是政府的观点，还是报纸工作人员故意泼冷水的谬论？”

《×××报》是内部发行的报纸，你们为什么允许它公开发行，一张5角钱，满街卖。上面尽放屁，误导股市，有人要拿炸药炸他们编辑部了，你们知不知道？”

急起来的股民可不论谁大谁小。当然也不乏其中的冷静者。

“现金交易股票这么难，买一次、卖一次、结帐一次，交易一手要排三次队，先后得6天呀！这怎么行？市里尽快联网，实行电话交易不行吗？”

“我建议还是凭股东代码卡抽签好，免得大家排队劳而无功，浪费时间、精力。”

“喂，××证券交易所保安人员抽签时替熟人走后

门,建议你们把他撤了。最好每个证券点多派几名素质高点的公安人员维持秩序好吗?”

.....

中午 11 时 25 分,张副市长接听了最后一个电话,送走了最后一名前来咨询的群众,他们这才轻轻舒了口气。

根据工作人员统计,这一上午总共接获咨询、投诉电话 213 个,平均每一分钟接听一个电话,另外,还接待了 18 名前来咨询的群众。这是设立市长专线电话以来最为忙碌的一天。

张副市长抹了一把汗,喝了一口水,笑着说:“可也是收获最大的一天。”他指示在场工作人员,尽快把有关记录整理出来送各常委、副市长。而且,需要调查的问题要抓紧调查,股民等待回答的问题也要记住回答,做到件件有着落。

情况第二天见报,股民们都放心的笑了,可那以后,市长专线电话也更忙了。

镜头之四:死也要死在股市上

一个醉汉,由两个也似乎不很清醒的男人扶着,一步三颠地冲、冲、冲向他们住地附近的证券交易所。时已入夜,1992 年初冬的第一股寒流刚刚抵临深圳,凛冽的北风正呼啸着,吹得街旁树叶沙沙而下。然而,他们三人却似乎谁也没有感到丝毫的寒意。醉汉敞着胸,肩上搭着一件半新不旧的西装;另外两个男人,一个只着一件背心,一个虽然披了件夹克,却忘了拉上裤子前的的那条拉

链……

醉汉嘴里嚷着：“他、他妈的，我、我就不信它，它还跌，跌……”

另外两个人也咕咕噜噜地附和着：“对、对，我，我们去去看、看、看。”

看得出来，为首者就是醉汉，另外两人，是他的“老友记”。

醉汉在某公司里当业务经理，今年才 26 岁，姓林，名××。今年 4 月，正当股市人气旺盛的时候，他凑热闹，筹得 50 多万元奋勇入市，正巧一路顺风猛涨，他喜得抓耳挠腮，一天跑三次股市，晚上还要守着电视看财经消息，总想留着赚多点，成天把着指头盘算：我赚了、赚了 20 万、25 万、38 万……夜夜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总是被自己的笑声吵醒。可是，入冬以来，股市却象中了瘟疫一样，大热之后突然转为大寒，股价一泻再泻，从 300 多点一下跌到 180 点，眼看还在往下滑落。他不由地又树起了指头搬弄开了：唉，又亏了、亏了，10 万、25 万、31 万，他欲哭无泪，吓得连着 11 天不敢上股市，连电视的财经新闻也不敢看了。夜里依旧睡不着觉，因为一合上眼，就被自己的哭声吵醒了，他更不敢忍痛抛售，股票终也没出手，自己的体重反而少了 20 多斤。

今天，他的两个同乡好友前来看他。他们已经有 10 多天没见过面，到公司一打听，林经理已经五六天没有来上过班了。他们生怕他炒股票炒亏了想不开闹出事来。他们找到他的家，拍了老半天的门，才见他慢条斯理地开了